V
K711.82
L962

册 4

君子之道　一節　湛鳳光

觀進道之序于君子、知高遠非無自也、夫道必以序、行遠登高、有其自矣、人可舍邇卑而遽求遠高哉、今夫人之于道也、有如是以期之、不必如是以致之者矣。故要其終。非無曠絕之詣。而原其始。不外切近之功。蓋始即終之所見端。而終即始之所究竟。此其事誠非或然或不然之故、則罕譬而喻、是在進修者之能悟耳、吾用是益思君子、君子道臻遼廓。極其量于聖人天地之大。然統名為道。實體之自有馴致之方。君子道極周充。備其端于子臣弟友之事。然進推其道。力致焉。皆有漸暨之序。吾即君子之道而辟之、其辟如行遠乎、人但見君子之道。無乎不屆。

必字套頭可恨

首四字從前兩章來

切本位

謂如此其遠也。然天下有遠而不行而自至者乎。有一行而遽至者乎。則又有行而即于遠行之者乎。其行遠也。非無自也。彼夫几席之內。而已備乎博設之觀。耳目之前。而即全乎周通之量。是邇之不僅為邇。而即遠之所托始焉可知也。使遠而可以自邇。可以不自邇。則行遠者亦何皇皇焉。而必托始於是哉。則君子之進焉不已。其非一蹴而至者類如斯爾。吾更即君子之道而辟之。其辟如登高乎。人但見君子之道。夐然獨處。謂如此其高也。然天下有高而不登而自升者乎。有一登而遽升者乎。則又有登而即于高登之者乎。其登高也。非無自也。彼夫等夷之地。而已具乎峻極之規。坦易之中。而已寓乎超越之理。是卑之不僅為卑。而即高之所肇基焉可知也。使高而可以自卑。可以不自卑。則登高者亦何汲汲然而必肇基于此哉。則君子之累焉加上。其非無所緣而升者類如斯爾。然則人毋謂高遠為不可求也。至道不絕人以推致之路。亦不窮人以扳躋之階。得其所為卑邇而高遠之見。可以不存。亦勿謂高遠為可亟至也。大道不予人以躐等之施。亦不開人以冥心之獲。明其所以高遠而卑邇之功。隨在可盡。罕譬之不足。吾又將進而詠詩矣。

此不是說兩頭。說兩頭中間逐步推移處也。雖未甚刻發盡致。而西山爽氣。橫流于几牖之間。積塵為之一洗。

三折盡題中之揭次

如字息如是活放起下意字

影子

又收淨湛足

552981
2.1.39

君子之道　一節　陳應中

道有循至之序、有不必驟期高遠者焉、夫舍卑邇而求高遠、其造道也實難、何不取辟以觀之也、且天下同然皆至者之謂道、而非始終不一者之謂道、亦盡人可循者之謂道、而非彼此分見者之謂道、雖然、有異焉、同然皆至、而或每疑所至之無因、盡人可循、而或每失所循之有本、是何不取君子之道而思之也、何則、自有道而君子之名以立、君子固與道以克盡者也、而所以克盡者、道又引君子以漸至之方、自有君子而道之名以歸、道固賴君子以有統者也、而所以有統者、君子又予道以可求之寔、試虛懸一君子之道而罕辟其從入之途、有如行遠必自

道字從前數章來入手橫甚

折出本章所以然

自是道中自然之理不是君子立

說如此

出辟如老致

邇登高必自卑者焉人不知道而以高遠視之人不知道而以卑邇視之是高遠卑邇仍分而未合也天下何所為遠而自邇行之則遠天下何所為高而自卑登之則高豈蹈道者而猶忘之乎雖背道而趨或舍此而他途有進然不易之規固有愚者任勞而不得知者任逸而亦不得也此固其必然者也人即知道而以邇為遠人即知道而以卑為高是遠邇卑高又合而未分也天下行以遠為期而自邇則行之始登以高為極而自卑則登之基豈履道者而猶昧之乎雖見道而遷或外此而一蹴可圖然莫辭之端固有賢者欲過焉而不得不肖者欲不及焉而亦不得也此又其必然者也然或有忽卑邇為平庸而以高遠為君子競者乃君子不敢競也夫天下必無邇不能遠卑不能高之理無邇之即遠卑之即高之才不得其自而曰君子之造道何優也孰知其敦敏以幾者有如斯之可據哉抑又有視高遠為非常而以卑迩為君子安者乃君子不敢安也夫天下必無不可行不可登者徒勞人以慕遠慕高之思而亦無不克行不克登者稍恕人以克行克登之力不得其自而曰君子之造道何迂也孰知其循途以往者有如斯之甚恒哉請進而詳引之可乎

題眼在兩自字求道有序要到彼必由此步步由卑邇步步到高遠矣故謂高遠自高遠卑迩自卑迩者固非謂卑迩即高遠高遠即卑

迹者亦非也看理明透擲棹騰躍無非靈境

君子之　陳

君子之道　一節　陳應中

道有循至之序有不必驟期高遠者焉夫舍卑邇而求高遠其造道也實難何不取辟以觀之也且天下同然皆至者之謂道而非始終不一者之謂道亦盡人可循者之謂道而非彼此分見者之謂道雖然有異焉同然皆至而或每疑所至之無因盡人可循而或每失所循之有本是何不取君子之道而思之也何則自有道而君子之名以立君子固與道以克盡者也而所以克盡者道又引君子以漸至之方自有君子而道之名以歸道固賴君子以有統者也而所以有統者君子又予道以可求之寔試虛懸一君子之道而罕辟其從人之途有如行遠必自

道字從前數章來入手慣甚

折出本章所以然

自是道中自然之理不是君子立

說如此

出辟如老致

邇登高必自卑者焉人不知道而以高遠視之人不知道而以卑邇視之是高遠卑邇仍分而未合也天下何所為遠而自邇行之則遠天下何所為高而自卑登之則高豈蹈道者而猶忘之乎雖背道而趨或舍此而他途有進然不易之規固有愚者任勞而不得知者任逸而亦不得也此固其必然者也人即知道而以邇為遠人即知道而以卑為高是遠邇卑高又合而未分也天下行以遠為期而自邇則行之始登以高為極而自卑則登之基豈履道者而猶昧之乎雖見道而還或外此而一蹴可圖然奠辭之端固有賢者欲過焉而不得不肖者欲不及焉而亦不得也此又其必然者也然或有忽卑邇為平庸而以高遠為君子競者乃君子不敢競也夫天下必無邇不能遠卑不能高之理而亦無邇之即遠卑之即高之才不得其自而曰君子之造道何優也孰知其欬欬以發者有如斯之可據哉抑又有視高遠為非常而以卑近為君子安者乃君子不敢安也夫天下必無不可行不可登者徒勞人以慕遠慕高之思而亦無不克行不克登者徒恕人以克行克登之力不得其自而曰君子之造道何迂也孰知其循途以往者有如斯之甚恒哉請進而詳引之可乎

題眼在兩自字求道有序要到彼必由此步步由卑邇步步到高遠矣故謂高遠自高遠卑近自卑近者固非謂卑近即高遠高遠即卑

迩者亦非也看理明透擲棹騰躍無非靈境

君子之　陳

君子之道　全　董杲

為道有序其意可進求而自得也蓋遠邇高卑為道固非無自也引詩與夫子之言不可得其意于斷章之外也歟且君子由不遠人以體費隱之全未有于日用幾微無循序漸進之學而能會天人上下之理者也故推暨有其實功而馴至期于自悟試為揚花篇章而聖人得其意于引伸之際者夫固可取以明吾意之所存也夫君子之道自夫婦而極天地之大庸行而推素位之常既體用之一原亦顯微之無間則人何遠邇高卑之可言哉然全體固有其端而進修更有其序此中推致之由不可誣也為之通其意于喻言之表而知君子之道如行遠然遠

來脉不漏不支

題內題外一章萬畫

從上三章

分別出此章疆界

分于邇而所行之遠不分于邇也使行可勿自邇也則進為者何難遠人以自矜乃行遠者必不得之遠也有如是矣又如登高然高殊于卑而所登之高無殊于卑也使登可勿自卑也則進為者何難離道以驟企乃登高者必不求之高也又如是矣然後知天下有一定之遠邇高卑也然後知天下無一定之遠邇高卑也必有自也凡事類然：而已至者不能言也未至者不能信也則試觀之棠棣之詩夫詩止為家庭言之也而何以雍和樂易有足此通彼之勢焉此其故僅求之兄弟妻子乎抑不僅求之兄弟妻子乎又試觀之夫子之讀詩夫夫子亦自為聚順言之也而何以倫紀克諧有隨感為應之機焉此其故當求之父母乎抑不當求之父母乎是則以兄弟妻子為卑邇詩固未明言之而意已得之繹其詞者可通于詩言之中復可通于詩言之外以父母為高遠子亦未實指之而意已寓之繹其詞者可悟于子言之外亦即可悟于子言之中統而觀之其卑邇耶其高遠耶謂即邇即遠可也謂即卑即高可也其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不更有合哉是知體無不在者君子見道之原而進必有漸者君子為道之要人亦通其意而自得也夫

自道不遠人至此三章皆近裡就實指示學者用力處以發明費隱章義然各章主意不同道不遠人因上章說道體恐人求之濶遠故

遠迩高卑只在行登处說

此真寔了義人所不僅僅以為活調也

落下尤出人意表

不着色相全

指向身心上來。素位章。是就地位上言。此章。是進道推行之序。其義絕不相蒙。作此題者。動云高遠即在卑邇之中。但求之卑迩而自得。說話未嘗不是。然却是不遠人章義。于此全涘交涉也。不遠章道只在人身日用。是說兩頭盡處。此章遠邇高卑。是說中間逐節次第處。走得一步卑邇。便得一步高遠。迤邐推去。節節如此。無定位。亦無住處。全在行登二字上說。着力在自字。故引詩及子語。是偶舉一事。做箇影子。令人言外自得。章句下一意字。亦是屹緊為人處。活潑潑地。

若但說道在卑迩。又何必于不遠人外疊牀架屋乎。惟此文指點得空靈。分疏得真實。擅場之作。○作學庸文。每撏撦各章。使經傳中竟重出一字不得。豈不可笑。如此章遠迩。與不遠人遠字何涉。而亦見尋不免耶。附記於此。以為作學庸文非理胡纏之戒。

君子之道　全章　汪鶴孫

進道有其序。即詩與聖言而可徵焉。蓋道不有其序。亦何由而進乎。遠邇高卑之意。是可即詩與夫子之言而得之。中庸謂道在天下而往往眛其從入之途者。豈道之果不可由哉。亦未嘗擬議焉而晰其端。博稽之以究其蘊爾。夫道既屬于君子。是道固君子之道矣。君子之道。徹上下而同歸。齊體用于一致。又何遠邇之可言。高卑之可別也哉。而特非所論于入道者也。吾為入道者明其序。殆辟如行遠焉必自邇矣。顧誰則知為邇之自者。又辟如登高焉必自卑矣。顧誰則知為卑之自者。詩人知之。詩人非為道言之。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

此二句句然太略乎。惟此是突地耳

宜爾室家、樂爾妻孥、若是乎其相因致咏也。非惟不為道言而已。又豈有父母之見在其意中哉。乃夫子則讀此詩而贊之矣。曰、父母其順矣乎、和妻子宜兄弟。此情之當然也。和妻子宜兄弟而即順父母此人理之所必然也。夫子亦因詩論詩而非專為道言如此。由今思之、以妻子為卑邇乎。夫妻子何必終于卑邇也。以父母為高遠乎。夫父母何遽處于高遠也。而大約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其亦可旁通而起悟也哉。入道者庶乎知其序矣。

（輕放妙）（又反逆收一句老橫）（人反逆）（淺看妙）

（只此數語寫出一箇意字十分靈活）

純用白點。只在過遞處着一二語反逗襯出。便有點睛破壁之妙。○人只做註中意字。不曉得意字不在序字中做出。即成空腔混話矣。

舜其大孝　聖人　王恭先

言孝而必稱虞帝、從其至德想見之也。蓋孝庸德也。德之聖者其孝莫有大焉矣。斯舜所以不可及歟。且中庸言道之書也。乃道寓諸庸而庸首夫孝則孝誠生人之大本矣。然使子成孝名而親損慈心則親之道有虧。猶是子之德未至耳。若稽古帝舜者無以加矣。向蓋以濬哲文明天下誦如神焉。而稱知之大者。必歸虞廷一人。今乃知蒸乂格姦。前人賴克諧焉。而稱孝之大者。亦無過有鰥之子。以故當日者司空之奏績非不亦稱幹蠱然而無若舜之卒歸于正也。即後此者文王之世子非不亦謹冠帶然而無若舜之獨全其變也大矣哉。不亦冠百王道法之

（首句應知此說）（此一陣一翻不切題意）（此處宜轉入夫子語氣）（推較出大字并其也與）（三字語氣都活）

宗。立萬代人倫之極者欤。然而舜之為此亦極難矣。夫頑嚚方縱。亦人道之不幸。而秖載以後。何以卒致其允若。歷山號泣。恍窮人之無歸。而登庸以來。何以漸釋其憂勤。乃知舜之孝也。舜之德為之也。舜之孝之大也。舜之聖人之德為之也。當年鳥耘獸耕之事。不知者以為異耳。而知者以為惟德之動天也。自是而師錫。自是而升聞為之親者。亦自信吾子之為令人而底豫以化焉。則此德為莫可尚耳。當年百揆四門之理。不知者以為法耳。而知者以為惟德之服物也。自是而風雨弗迷。自是而溈汭以釐為之親者。亦自悔前愆之莫去。而蒸蒸以人焉。則此德固為甚盛耳。德為聖人。吾於是而知舜之大孝。蓋本乎此也。然而匹夫有善必歸諸親。況乎以聖人之名。自人子受之。則其推本于親。又何如哉。故為聖人。不過盡其為孝子也。遐哉弗可及已。

義理倒矣

此句點出孝字則下數語更分明

此句又說倒了或以為有下文不宜徹然此

尚文弊耳

首句前從中庸引証大意說起。極得法。講首句。借客相較。尤妙。如俗解謂舜以聖人之德并諸福以成大孝。然則堯禹文武。何嘗不是。其所以獨推舜為大者。自古諸聖人。以孝為其聖中之一德。只有舜一生。單就一箇孝。便做成聖人。做到有天下。此為不同耳。其也與三字。正要看得非舜不足當此乃得。惜講次句。又反轉入俗解。分別觀之。

子曰舜其　之內　陳潤

孝為至德極尊富而不足罄其量已蓋舜之大孝即舜之至德也以聖人而尊富豈倖哉故罄之而莫盡耳中庸引子言庸行之至而先之以（下敎章）（都單入）虞舜若謂尚論古帝王之盛而必有其特至者恒以動吾之慨慕也故極人世不能致之事而致之遂極人世不獲有之遇而有之而後知郅隆之業不過盡人倫之至耳（倒入妙於截如）吾于大知之舜而又思之舜之當日側陋一匹夫耳從後觀之以其紹堯致治起為天子如此及為天子而奄有（十古看眼方知只）四海如此且以為遭遇之奇而功業之盛如此而吾于岳牧僉舉之時（有一舜移說妄禹不得）溺汭觀型之始而思舜以至德之躬而處家庭至變之遭以倫物之常

而值古今不恒有之事豈天若設為是事以磨勵聖人之身而其父母兄弟亦庠為不可解之故以待聖之處此也非大孝其孰能當此乎而吾謂舜之孝即舜之德耳孝非在德之外而德即在孝之中克盡夫孝始足為德之一端而克盡夫德不過極孝之能事獨是論舜之孝以舜聖人而為大孝乃必舉夫尊天子富四海也其何以處夫孝子而不為天子不有四海者使舜當日而不為天子不有四海而舜遂不得為一日之人子也故吾以舜而孝何必為天子而舜既為天子舜而孝何必有四海而舜既富有四海之內信夫至德之無以加而孝之大者不在恒情區區之間也

大德必受命通章即此一意推詳反覆以見庸德之極其用廣紳此若謂德為聖人以下是舜以此孝其親故稱大孝則與下文自為矛盾末節當云必受命者為大德矣豈其然乎此謬寔始于陳壽翁許白雲而後之講說因之失朱子之意遠矣是作獨得正解而文氣奇縱起伏逆順開合變化得古文之妙定是作家

子曰舜　陳

子曰舜其　之內　　陳定國

以大孝推虞帝而德與尊富有兼至矣蓋孝所同而大孝則舜所獨也德與尊富不先有可舉耶中庸以大孝立庸行之極而為之援引聖言也意謂至庸之行必有極至之人性分有其獨優者勢分自有其兼至上下古今不得不推一人以立陰矣吾是以有懷乎舜舜以克諧而成底豫之實極從來未曾有之事不難以一身大其感窺舜之心亦幾幾乎不欲以孝見而卒能以孝顯是舜之孝殆凡為人子者所難及也舜以齋夔而致蒸乂之美極從來不易全之數不難以一行集其休想舜之心亦幾幾乎不敢以孝稱而卒能以孝傳是舜之孝又凡為孝子者

○提○清○章○意○

○子○思○夫○子○語○意○都○透○

○舜○之○孝○德○委○是○從○來○無○有○

○以○孝○行○天○下○亦○從○來○無○有○

所莫並也。舜其大孝也與。以言乎德。之為聖人矣。論百行之至德為孝之全論感格之由孝為德之本當其負濬哲于有虞人亦相與聖人之而已而孰知溫恭著美舉頑嚚之父母遭之為聖人之資焉則格親者惟斯。而協帝者亦惟斯矣。而況不特此也。以言乎尊。之為天子矣。論升聞之始尊因孝而始致。論崇奉之恍孝以尊而益昭。當其膺登庸于帝世人亦羣戴為天子而已而孰知垂裳以蒞舉耕稼之父母竟可為天子之親焉。則顯親者惟斯。而受終者亦惟斯矣。而況不但已也。以言乎富。之有四海之內矣。論明揚之始富由孝而後得。論養尊之思孝以富而愈彰。當其朝玉帛于萬國人亦謂富有四海而已而孰知歡心所合。舉畎畝之父母竟可享四海之奉焉則慰寢膳者惟斯而撫方夏者亦惟斯矣。而況更有異也。合之饗保。而孝不誠大哉。

以大孝而致下三者。以三者而益見其孝之大。若此雖夾時說。而實至歷然。不同倒說。首句重發二比。下三比平列。不另重德字格局亦正。

子曰舜　陳

德為聖人　李大生

原德于帝以孝而聖者也蓋舜非孝無以為聖而舜非聖人之德亦無以極其大孝也虞帝其弗可及也矣且論中庸之德固無遠于庸而必尊至人以立極者誠以聖之事不外于庸之事而聖之德雖不同于庸之德而究無遠于庸之德也蓋惟德必極于至聖者而後聖之德全而于庸之事斯為不媿焉吾以大孝歸之大舜何哉夫由孝而推其德則內行之純備非止于服勞奉養之微本德以著于孝則終身之孺慕寔原于溫恭允塞之內斯其德不既為聖人乎從來有孝子而未必盡聖人者矣則未有聖人而不能為孝子者矣如舜之德已極于無加即當

○提○合○庸○德○雖○不○似○夫○子○語○氣○然○于○章○意○親○切○

○不○可○過○拘○也○

二比語意夫

帶以德為孝反將孝說小了

却轉開了

○此○勾○剔○得○醒○

二証灼然不刊可知德只指孝言

日在廷之交贊亦祇頌其夔慄之容而升聞者已不外于此是其德之無可加于孝者正以其德之無可加于聖者有由然也從來有聖人而不專以孝子著者矣未有聖人為孝子而猶不得名之為聖人者矣如舜之德已崇于莫可尚即當年帝錫之顯揚亦祇稱其克諧之至而協帝者已無越于此是其孝之至以成其德者正以其德之聖以成其孝者所固然也然而舜之孝不同于人之孝則舜之德自不同于人之德也人之父未有不望其子之為聖而舜之父則不欲其子之為聖者也父不欲聖而子乃不得不聖故舜一日未得為聖人則舜終身未得為大孝然而舜亦不自知其聖也祇自盡其子職之常而已無忝于濬哲之弼也已抑舜之德不同凡聖之德則舜之孝亦不同凡聖之孝也凡聖之孝或繼其父之志而成孝而舜之孝反成其父之德以成孝者也成其父之德而舜斯不得僅以孝稱故舜之于子不得不謂之大孝則舜之于德又安得不謂之聖人然而舜尤不自知其以聖而為孝也蓋已無讓于重華之德而猶歉于罔極之恩也已而其以類而致者則又何如也

此孟子以底豫為大孝与中庸合一

此章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孝庸行也舜却由此庸行造到極至以此為聖人以此為天子有四海宗廟饗子孫保惟其孝為大孝故必受命如此德為聖人言其以孝做到聖人即下節必得其名也

看堯典有關在下一段。廷臣荐舜之詞。只說得孝行一節。未嘗旁溢他語。即所謂玄德升聞也。至禹謨益贊禹曰。惟德動天。也止述齋慄允若。以為至誠感神。可見舜孝德之大。與他聖之孝不同。今說者必云以聖人之德孝其親。且以德字為所該者廣。不止孝之一事。是小看了舜孝。正與由庸行而推極至之意相反矣。文之見已及此。引虞書禹謨佐証甚確。惜下語時有夾帶。未能盡合此義耳。

德為　李

詩曰嘉樂　二節　張廣藩

引詩以明得天之原。而益信大德必得之故矣。夫嘉樂之詞。詩取以頌周王者。而于虞舜之得天有合焉。然則大德必得之故。不更可進斷哉。嘗謂德之所至。莫有過于孝。而孝之所至。必有合于天。雖古今有不同之時。而無不同之天也。故德之所在。不必証其合。而始信者。乃有所証而益信。其感應之不爽矣。因材必篤。其故彰彰。使吾僅明有虞之天。而不觀于有虞以後之天。則或者疑天之有私矣。不知德之所至。自足申錫于無疆。不特虞廷之效順為然也。使吾僅明天之篤舜。而不觀于有虞以下之舜。則或者疑天之獨厚矣。不知德之所感。自足引伸于勿替。

提章意攝上文入手混茫氣蓋摩象

時調無謂

亦釋氣

畢竟是虞周扯對調

庚子

不獨克諧之允迪為然也。維詩有言矣。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則稱君子者必本于德。即吾所謂大德之說也。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則稱有德者必合于天。即吾所謂大德必得之說也。曰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則稱其福之無疆者必本其德之無疆。即吾所謂因材必篤之說也。由此觀之。虞舜既驗之于前。而周詩復言之于後。將吾所謂大德必得者。不于茲而益信哉。是知至聖膺眷。非必之于天而必之于德也。蓋必之于天。而天容有或倦之施。必之于德而德自無或爽之報。吾反覆于天人之故。而益知天心之所屬為有本矣。是知帝王奮起。非必于天之命而必于我之德也。蓋必于天之命而天或有偶異之情。必于我之德而德自無或窮之應。吾深維于理數之原。而益知天心之所眷為不誣矣。大德必受命、詠嘉樂之詩。不益深明于其故哉。蓋上天以德為明命之原。而聖人更以孝為積德之本。虞周之相符者以此、

分點輕花

說得圓融越見的寔

歸結簡老

故大德。上文已結。引詩以証因材必篤之故耳。牽纏虞周。便死句下。輕點淺睒。神氣空清。真堪壓倒元白。陸雲若

引運處從容有度。出落處渾然不驚。着筆輕圓。是慶曆當行家法。

詩云嘉　張

詩曰嘉樂　二節　鄭燿然

推言德之所由受、引詩而信得天之故矣、夫天于君子、申命之無已也、不有令德、其何能受、觀嘉樂之詩、不益信大德必得之故哉、嘗謂推論聖德者無加于孝、推論聖孝者必合于天、此其理至明而說為不易也、

○章○義○分○明○確○是○結○語○起○勢○

吾嘗反覆深維、覺前人之理、以後人之言推之而益出、而後人之理人以前人之事推之而愈信矣、

轉筆最快○是

推開人是收結

舜之大孝、不既徵之生物之天而識其故哉、然有生物之天、有生人之天、生物之天主乎因者也、生人之天主乎受者也、故有成物之德、有成人之德、成物之德者裁者是也、成人之德者君子是也、

○天○字○德○字○詮○解○奇○警○

○脫○出○

○君○子○洒○落○

嘉樂之詩不云乎、詩為有周之君子咏也、非為有虞之聖

人咏也。而吾取而繹之、則又不第為有周之君子咏也。而若為凡有德之君子咏也。其曰憲憲令德、不言大德也。而吾以為深于言大德也。其曰宜民宜人、不言有四海而為天子也。而吾以為深于言為天子也。其曰天于君子命之申之也。亦言祿而不及位名壽也。亦言保而不及尊饗也。而吾以為深于言尊饗也。深于言位名壽也。何也。吾于受祿于天之言信之也。蓋天下有偶然之時。致德則固有之恒矣。以固有之恒。而處偶然之數。鮮不以為莫必者。由今思之。時數之偶然。非偶然也。夫固有必之于時數之先者。而自君子視之。則皆以為吾性自有之分已耳。天下有遼符之運會。德則自致之誠矣。以遼符之會。而揆自致之誠。鮮

先推開妙得引証意照詩后更不煩註解矣

二比德命之理透闢

必字自然醒豁圓足

老手獨見

不以為難必者。由今思之。運會之遼然。非遼然也。夫固有必之于運會之內者。而自有德之君子言之。則皆以為日用可致之理云爾。明于今德之自。可即有周之君子言之。亦可不即有周之君子言之矣。通于大德之由。又可即有虞之聖人驗之。并可不即有虞之聖人驗之矣。蓋孝者至德之原。而德者得天之本。因材而篤。亦必之于德而已矣。吾于茲而益信受命之故哉。

先字內字用意

是結庸德

推開詩詞正徼詩詞

推開虞舜正徼虞舜

方

是總結通章住處興起講相應

上大德必得靠舜說。此大德必受籠統說。固也。然理是推開。意是揔結。文于前後根柢大孝。中間拈放虞舜。得法全在即雖之間。一種高爽之氣。所謂春山白雲。開遮自在。碧潭明月。澇漉方知者也。

庚子

天人德命分合之理。說得洞然無疑。大是難事。不可徒以合法視之。

詩曰嘉　鄭

詩曰嘉樂　二節　管三輔

必欲著天人之一、可咏詩而斷之也、甚矣惟德之可以承天也、觀嘉樂之詩、又何疑于大德受命之說乎、今夫孝也者庸德也亦專言人道可耳何以兼言天道哉。蓋盡其事于人政遇其理于天也。故性情無奇節。率典非所以邀榮。而志行有餘徽。守經自可以協極。前聖之事、以後聖徵之而益信、觀大孝如舜、而得天獨隆、則天之下因乎人者安有遠人之道而人之仰承乎天者豈無至命之功與惟天無遠人之道故世異而天不異于古見厚者必無于今見薄之疑惟人有至命之功故世降而德不降于前見合者必無于後見睽之數。不然、昔周先王之承祀也

是。揔。結。章。意

着。重。立。命。邊。是。大。意。

即。拈。即。

雖。語。亦。警。妙

如此落詩不是扯周

作對

疇勿可誦而必褒稱夫顯懿之德焉。其在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是周之君子、無異乎虞之聖人也、然後介繁祉之詞、而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見德之所積者深則所及者遠也、然後進無疆之祝、而曰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見德之所感者厚而所庇者永也、夫言祿而位不在其中乎言申而名與壽不兼其義乎甚矣、詩之善言德也、君子讀是詩而知前此之說信為不誣、大德者必受命、不于此而可斷哉、蓋命原于德固同時而受者也、大德者祇飭紀敦倫而惠迪以逢其吉、則其所受者純不已之命以永靡常之命、故見德即可以見命、而理與數相符、且德即為命固受則俱受者也、大德者惟陳嘗蕪極而優游以考其祥、則其所受者全於穆之命以承氣數之命、故知命即可以知德、而顯與微一致、大德必受命、此天之厚于虞也、而豈獨天之厚于虞哉、虞之後有周則凡如虞者視乎此矣、此虞之合乎天也、而豈獨虞之合乎天哉、總虞者有周則凡如周者亦視乎此矣。

步驟

以推開作[illegible]

是中庸勉人意惜牽周失體耳

受命二字固指時數之命而言、然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則勉人立命之意、正是中庸微旨、文就命字中發出理氣合一原頭、精義未經人道、點詩一段、筆法高脫、恒手非夯即稱、此等處、如何單靠得熟爛墨卷本頭耶。

或問鄭作牧處亦帶周說、而此獨見摘、何也、曰此是引周詩、不是証

此意无人拈

[illegible]

周事詩本指周。中庸引詩郤不指周。鄭作正得些意。此作未免竝做

中庸亦引來指周矣。凡諸文帶周說而有摘有不摘。皆仿此

詩曰嘉

嘗

覺

詩曰嘉樂　二節　鄧延齡

論德而徵之詩、蓋知受命非無本也、甚矣大德之以得天也、徵之周詩

蓋信此其欽寧至受命而始決乎。且夫孝君子以庸德也。原於天命之

最初而不遠於人心之固有。則其命在勝降之微而不在勢位之顯矣

然徵者獨盡其至。則顯者必致其隆。故得一聖人。而知其理之不易更

何以指

得一聖人而知其理。終無有以相易也。舜之大德受命既徵之生物之

天矣。而世且疑之。以為古今之大孝。即古今之大德。此可必者也。古今

之孝子必古今之天子。此不可必者也。可必者敎君子之修而為聖人。

不可必者詹大命之統而為天子。將飭紀非配天之本而擬命非帝眷

庚子

中庸

程墨觀各

之權乎不知非然也詩咏之矣彼其永言孝思子孫有燕享來寧之典而祖德弗替人民奉鳧鷖既醉之休有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推之至於宜民人受祿命而申保無窮焉蓋德所昭格即命所憑依而天所寵綏即理所歸極大德之受命此其故不愈可決乎德固無所期於天者也使期於天而為德則亦將期于親而為孝乎天若鑒其無所于期之心乃舉世所不得期者必委曲而授之一人而一人遂有所不得辭德固事親而即以事天者也使以冀命而事天則將以冀天而事親乎天若鑒其無所于冀之心乃舉世所不易冀者恒鄭重而歸之一人而一人遂有所不能外大德之必然者類如斯矣人何疑於虞舜之受命也哉

大德即大孝大孝即庸德庸德即大德初非兩件孝本庸德如舜之孝做到盡處便是大德凡聖人未有非孝者然其德之所重不在孝亦如伯夷非不不念舊惡然畢竟是聖之清柳下非不介不可易然畢竟是聖之和耳惟舜之孝為凡聖人所不及故其德莫大于此論舜聖人之德固不止于孝而大德惟孝即他處論舜德亦不專說孝而此章大德都專說孝也俗說反云德以受命而成孝不是孝以成德於中庸之意都相背看總註由庸行之常此指孝而言本也推之以極其至此指德為聖人以下而言末也大德必受命言凡庸行之

常苟能充之至其極皆可以為聖人而受天命此是中庸以道不遠人勉人之意如俗說則反德為本而孝為末則必為聖人而受命乃可以為庸行之至非中庸之旨矣此作直提[illegible]極是而于天人之理又極其營徹

詩

詩曰嘉樂　二節　正士禎

援詩以証虞帝之孝蓋信於德命之故矣夫詩言天而必本以德此與舜大德之說何異乎受命之故夫亦可以共信也且吾儒尚論往古以為感通之故如是其不爽也而世或疑之即以為天道性彰如是其可據也而世又或指為矯誣之論何如取古人歌詠揚厲之詞反復陳之見古之人亦有如此而吾說可以共信與舜以大德而位祿名壽之必得如此生物之理亦足明之矣雖然言天者必徵諸人言理者必徵諸事吾嘗流連風雅之間見夫鳧鷖既燕乎公尸嘉賓賦詩而贈答嘉樂之首章若先我而有獲也夫假樂周詩也從來有天下者不一而惟周

必詩之故上已說竟此只引証正合如此清淺

領脉

與虞相較為最異。溈汭雖顓頊之裔庶人者已七世乃布衣而攝天子遽在受終文祖之年有邰即家室而後繼起者十六王乃朝步而奏純熙尚俟載主行師之日其間難易之不侔也形勢之相遠也在有鰥者何天人相信之深而在西顧者何遲迴慎重而若有難決也則誠哉虞周之得天異也曰無異也今試取詩詞而繹之其言令德宜民人也何異乎舜之大德也其言受祿而保佑命申之不已也抑何遽異于位祿名壽之必得者也嗚呼以舜若彼詩言又若此豈非大德必受命之故哉高高者與人遠矣乃考之順帝之儀刑則陟降如相告語故知古之人終身於烝乂之行惟此玄德之符乎冥漠烈風雷雨事無足驚也赫赫者不相及矣而反諸皇眷之有德則天人若出一致故知古之人終身於不匱之思惟此明德之契乎清玄類帝禋宗理足深念也稽后夔之金石初無歌功咏德之詞聆清廟之朱絃若在濬哲重華之日以舜之德而位祿名壽如此也抑又何疑乎

以周配虞認煞互纏者低手也其高者但引詩不引周是已其又高者偏借周弄箇潮頭以助其天風海濤之滅沒變幻其歸只說虞不關周事但覺碧空紫迴令人驚眩未出一奇也

詩曰　王

宜民宜人　二句　孟侯

惟德足以動天人、詩言可取而徵也、甚矣民人不易宜也、天祿不易受也、而惟德足以宜之受之、舜之孝不于此同揆歟、今夫形容盛德、而有得于古人稱頌之義、不舉天與人以明之、則其義猶有未備、何也、揆修德之深衷、方自懼于人無可服、天無可承之理、而人與天已交相委折而不能去、斯固頌德者所必至、亦頌德者不能盡也、我大舜孝而及嘉樂之詩、其詠令德、亦既憲憲矣、王家展敬宗之誠、孝思已著于深宮矣、草野聞之而不解、何故德之應不至、即德之感不深也、今日者數天共對、咸深孝則之思、使德不足以入民而深中其隱、詩何為數揚不置乎、

偏說得謹嚴又絕有腕力

翻撲蕩動

提定德字在手波蕩如意

乃頌其宜民者固然入廟嚴尊親之感敬誠喻于公尸矣卿士睹之而猶然如故孝之德不隆故孝之治不洽也今日者辟王君公共興生成之戴使德不足以動人而各快其私詩何為稱道勿絕乎乃頌其宜人者又然〻則民人之誠可服而令德之果可據也使時夏有懿德之陳百辟來求章之咏而上不足以慰彼蒼邀帝眷毋乃德有不可恃而詩人之咏德者且有餘憾乎而不然也則且求其端于天周之祖若父為天所眷顧者已數十年乃至此而福履不綏天無以處西伯一家之人矣但寔有致祿之由而不敢以邀天自倖此時天亦不能靳以祿者經詩人之言德而始出也周之子若孫荷天之福饗者且數十世乃當時而寵綏猶後天無以酧穆考九年之勳矣但寔有得天之理而不敢以受祿自恕此時天亦若方報以祿者經詩人之言德而有未盡也合之保佑自申之言周德之感天人如此而謂舜德不足據耶

（單行一段折入受祿句波瀾簇湧且得側重注下）

（漆泗頓挫中饒有秀逸之致）

（已取下心受意）

述詩未完只宜就詩說詩侵入章旨不得三段分點筆〻虛還神氣空清如光影之間于無有　陸雯若

引詩總只取得天意以起下節原重受祿句但尚屬詩語未便擡入議論即不可分輕重去取用折腰體作一層次則此意自見尤佳在本意隱約在詩句之前又只在詩句之裡覩其筆妙

宜民　孟

郊社之禮　一節　吳道來

進詳制禮之備、有通於治國者焉、夫郊社宗廟之禮、武周固本達孝之心而出之者也、達孝以此、治國即以此矣、其孰有能明之者乎、且聖人之行無加于孝而朝廷之典莫大于禮、禮者所以推仁人孝子之心于無盡者也、故昭其格于上下之間、而致其情于尊親之際、後人考典制之周詳、以為治具備矣、云爾抑知其本繼述之心以推廣焉者乎、吾言武周達孝、而歷舉宗廟之禮如此矣、雖然、孝吾親必達于吾親、陟降之原、而泰壇享帝之典未崇、即明堂配天之儀猶略、當日文考之志事、得微有歉焉者乎、武周於是有郊社之禮、或明天道以答陽、或列地利以

根柢老成舉止高潤

盡宮以宿章意極有尽神

達字不是此解

庚子

答陰圜丘方澤有異制也而一之以事上帝則其所為將享之誠固有（勸進一步說下意已）與幽明神祇相孚無間者而不止黃琮蒼璧之文已抑孝吾親必達乎（動却只是所以事意）吾親似續之始而世室羣公之靈未饗即配天嚴父之心未安當日文考之志事得無有恫焉者乎武周於是有宗廟之禮或舉大祫于三年或舉時祫于四季合食分薦有殊儀也而統之以祀其先則其所以對越之忱固有與先王先公紹庭不二者而非徒祝史豆登之迹已予從（有此推揚則下明乎一發該開說矣）郊社以思其禮：則猶是也而郊社不有深焉者乎抑從宗廟以求厥義：固獨至也而禘嘗不尤其著者乎想武周當時殷禮肇稱明禋右享無非曲體其本原之意第恐禮文詳而享帝享親之意益難測也明（此處應推開講）

其禮即明其義一若身為述禮之人即若身為繼治之人而治國人何難見也哉想武周當時顯庸剏制類帝尊祖無非代將其歆格之心政恐制度詳而本天本祖之心愈難悉也明其義愈明其禮一若親承制禮之事即若親承出治之事而治國又何難辨也哉明其所尊而國已安於尊：之無私明其所親而國即奠于親：之不替武周之達孝即武周之至治也人其可不求所以明之哉

孝之至也結過此節本自另起但泛講苦無憑據依歸先輩具一本領說得道理精實可以不粘而粘今人未易及也提孝字推合制禮原頭使上下融洽不墮浮俗斯為雅製矣○明乎以下自是對後人

言。武周制禮已盡倫盡物。安用更明耶。後二比非是。且所以治國之易。先輩必葉寔發揮。正有精理在。此只一筆瞥過。亦是躲避法門。

郊社　吳

郊社之禮　節

王庭

繇禮而斷其義。洵達乎治國也。蓋郊社禘嘗。禮也。義在治國。明所以事。孝曷有間哉。今夫有一身者孝以身。有一家者孝以家。有一國者孝以國。孝也。殆猶係之時與勢焉。然多有藉時與勢而孝不稱。何歟。夫合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孝之實也。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祭之本也。武周達孝盡在治國矣。有以孝為治者。新朝之制作。炳炳煌煌。首悟之以尊親。故丁未祀廟。庚戌燔柴。急行於武偃文修之日。有以治為孝者。在天之陟降。赫赫明明。務承之以中人。故肆靖單心。戎功繼序。載颺於訓方基命之篇。以孝為治。禮之所由行也。以治為孝。義之所由著也。禮之

一折發快後世尊親之礼未嘗不極其條却于此義無當故于治國亦無關

二意圓明

行郊社宗廟備之義之著所以事帝事先斷之夫所以事者非徒郊社（折出驗快）禘嘗也治其國之謂也大定永清武王之治國非歟治其國以治天下（治國証得好）之國故牛羊右享衣弁介休有以大啓于後卜鼎報功周公之治國非歟治周之國并治魯之國故騂犧是享白牡載嘗得以特隆其身殷之（奇）喪師也故不得仍斯禮也崇侯奄國之逞亂虐也故不得與斯禮也不（論是駭俗目）治其國必至於亡國亡國則無以舉是禮即不至于亡國而僅舉是禮（禮義二字原并貫）無以彰是義夫天地非曾有私而用特牲于丘澤惟一人義存乎嘉德（義字發揮）（精發）之合也下此而澤被方州者僅配于出雲致雨之列義之取類不稱乎鬼神豈真有餒而雜登豆于騂剛惟備物義取乎民力之存也權之而時丁凶札者用殺于荒禮二簋之條義之責實不備宜乎誠能明乎斯禮并明乎斯義嗣王念弼于丕基元侯監危于屋社績累功于保惠慎（末二句收得古穆）錫履于封靡治國如示掌何有焉由是阜康美俗休塞吉祥酒醴烝畀婦功祈報于戈橐戢式序明昭人皆曰國之治也至矣吾得而頌之曰（綰婦孝字峭基）此天子之孝非然則亦諸侯之孝也其達矣哉

監閩議于典博之中攄勒識于平實之際其氣脉雄穆華力適古得漢人之精矣○禮與義分合處禮義與治國分合處治國與孝分合處節節分得開合得徹只一箇義字看透直是無所不通

郊社　平

取人以身　楊方

識取人之原君身其無易矣夫君身所係當不獨為取人計者以言取人則固宜亟亟於此子若曰臣言為政而歸諸人存蓋以上下之交其為治忽攸關非小也廼考古主臣相合往往其時同其地同主未擇臣臣先擇主此中遇合有在尋常聘幣之外者若為政在人則是人者夫非帝天所特命祖宗所留遺而以簡畀此日之人主者乎人才之生動關社稷顧何以弓旌不及而臣曰我疎及弓旌已及而臣猶曰我疎欤故昔人有感殿陛之間也英才之出足覘氣運顧何以車乘未招而上曰罔裨及車乘已招而下猶曰罔裨欤故昔人有重明良之遇也若是

（以身只宜活看此得其意）

（姿態搖曳出衆風流）

者非有以取之不可而何以取之是可曰從吾游者唯吾尊顯之已耶人臣從草澤間嘗思致君為明聖而君身廼不獲為疇咨之身也是不得以明聖期也人則何安亦豈曰圖吾君者唯爾拜獻之已耶人君席勢尊巍嘗思盡人皆謨弼而其身先不克為明諧之身也又疇無為謨弼者也君亦何安吾一觀疏附之朝知以身之斷斷也穆考以作人之身處其上飲食後車咸供佐命一時中林頌椽杙焉吾知其取者固著（以身雖只說好一邊而語意自活）莪棫樸之身而其所以取則為緝熙敬止之身也當無有執籥奉罍望榛苓而傷遲暮者也一觀克咸之朝知以身之更斷斷也寧考以昧爽之身處其上整御虎賁皆屬命世一時思皇楨王國焉吾知其取者固

（跌宕雋逸）

周官立政之身而其所以取則為執競無逸之身也當無有室谷生芻爾金玉而賦心遐者也今之君固文武以後之君君之身亦文武以後之身君不為文武則已君欲為文武之君之身也可不務修之乎

以身二字當活看原兼修不修說人多坐煞修一邊說做不修之身取人而人不肯來非也有辛紂之身所取即廉來未有無人者也即修之中亦不同身而性之則所取為禹皋身而反之則所取為伊呂身而假之則所取為管狐身而詐力則所取為鞅斯此修身所以必以道以仁而知人又不可不知天也文見到此者絕少是作尚不說煞而筆情雋宕可破肥膩浮膚之沉痼

取人　楊

取人以身　張淵懿

正君以取人之術、端其本者重己、夫君身為萬化之原。有取人而不以身者乎。此聖人規君之言。可為後世法也。今夫帝王立模定憲。上以承世數之傳。下以屬羣倫之望。惟有此身而已。身之所繫非一端大要作式于明廷。垂型于庶位。以為制治之原焉。此綱紀所由定也。為政在人、固已、而取人將何如哉、人以言乎其臣也。僅言臣而不及夫君則同志之治。古所稱明良以康庶事者。將何施為顧俊之求。取人以言乎其存人也。言存人而不首及夫君。則一德之孚。古所稱思皇以聚國楨者。將何藉慰克生之盛。亦惟以身焉已矣、王人之志氣。國運見污隆焉。志氣

勘明此意作主。不脫為政好

○上○文○人○字○兼○君○臣此人字單指臣應○此挽別

（身字包達道達德九經直到章末）

端而前之所以為法宗祖既大其謨後之所以為基子孫亦受其治所謂一念之發而即有百年之思也此一念者未嘗出與多士期而豪傑之衆有開必先豈非身之感召者神欤一人之性情百族分好惡焉性情正而賞罰之權以形及者服其教風動之數以意及者畏其神所謂一事之謀而即周數世之應也此一事者亦未嘗專為他人計而譽髦之倫馳驅恐後豈非身之招致者捷欤故朝廷以爵祿縻士而隱淪不樂效其誠彼度其君之所以與我者止此爾非有意氣之符也所以昔之人君伯己者師什己者友審端于度量之間皆以其身為輕重以身為輕重者正其以人為進退者也草野以才技從王而賢主未敢期其

（轉出圓透）（志氣性情微嫌太占下文）（以身家說時精湛亦兼得活看）（意）

效彼度其臣之所以許我者止此爾非我志願之合也所以昔之人臣曰予股肱曰予心膂相親以同體之誼皆以其身為命名以身為命名者正其以人為責寔者也法令可以相使而士甘遐棄知名位非寵辱之原寤寐無可益人而衆願歸懷識興王多忠厚之意君能以身為取人之本則臣之人存而君之人亦存以此身為君之身可即以此身為文武之身亦可矣

（應結分曉）

下文達道達德九經身之包舉甚大所及甚廣修身非專為取人也語勢從上文急遞趨注末句只得如此耳提重身字轉出取人善于補圓題義文骨昌瑋精寔得書卷之氣多

取人以身　孫承恩

立取人之法、而政先有其本矣、蓋身之事不可以一端竟、而取人之事、則可以一端竟也、本之於身、而政不已舉哉、且夫政之所以不舉者、其始在乎徒求之已而失其助也、其既又在乎不求之已而失其源、何則、徒求之已、則千萬人之心一人不得而齊之、不求之已、則一人之心千萬人不得而親之、相其機之所在、而引而近焉、皇極於以尊焉矣、夫為政而既在人、亦思人何以至吾前而為吾為政也哉、上帝仁愛人君、則必錫之王佐之才以代天工、是天與我以人也、先王啓迪後人、則必旁求興國之楨以熙庶績、是祖與我以人也、而無如與之者之切而不知

（品遞爽快）（轉不切要）（模取字一層寬以展局）

取人以　張

取也。與之者之多而不能取也。則人何以至吾前而為吾為政也哉。而（祈）亦有取之者以人事君者。人臣之義。故數奏明試之司。責之宰臣而已。不與。與衆爵之者。三代之公。故鄉舉里選之典。謀諸國人而後獻於廷。是皆取人以人者也。是皆取人以人之身者也。是即人至我前而安在一德同心而為我為政也哉。然則文武之所以一德同心而使其人之樂為我用者。其法固不在于遠求。而在於近取諸身矣。士人量而后入（以前皆是虛）樂主上之見德倍于樂主上之見功。三釁登而衮職不修。大非吾致主之願矣。故為之相喻於在躬也。夫君以質祖宗之身而為子大夫質之。而子大夫反不以身許我乎。濟濟奉璋無不為君王而前矣。多士論而（景到此方是題之正位此處不切通身都成空談矣）（即不修之身亦未嘗無前者故題義不如）

後升。慕朝廷之清明。甚于慕爵祿之尊顯。三聘往而洗濯無聞。安所齊吾匡王之佐矣。故為之相觀於百度也。夫君以正億兆之身而為二三左右正之。而二三左右猶以吾身為未可從乎。戔戔束帛皆樂賡喜趨而棄矣。而謂吾身非取人之本務哉。乃知簡在非關政治之文。選舉如臨昭事。性命即為明揚之舉。考績藏於法宮。有志舉政者。其於身加之意哉。

八股題。揉得天花亂墜。揣摩家夢想不及。陸雯若

所取乎變格者。貴其凌空出奇。而更能發明體要也。于題義無得。而徒求異於章法掀翻之淺者。抑變格之末已。但以破墨腔鄙說則可。

取人　孫

思修身不　六句　龔主

由修身而遞推其功理有所必資也蓋親為身所自出而人與天又上所自成耳誠事之知之而修身豈有異術哉且人君以一身立百度之原所係為綦重矣正惟所係重者致功不容以或緩故究其理于未有身之先則理本同原而求其寔于既有修之日則實有共貫斯身之相因與修之相成有可愈進于無盡者焉臣言取人以身矣而身資乎道者修道必先以仁則修身之必由事親可知也身之所接不一其類而事親則無忝于所生矣身之所履不一其途而事親則不歉于自出矣蓋未有身與仁相戾而能與道相合者故君子而不思修身也君子而

順推逆溯上下之理了了

倒看之意即在寔講

中浮

一折甚醒

（斡圓一勾好）

思修身吾不謂修身之止在事親而要之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也臣言修道以仁矣而仁資乎義者義莫大于尊賢則事親之必由知人可知也明發之懷未易伸而知人則可以察于其本焉惇睦之愛未易愜而知人則可以明于其數焉蓋未有身與義相違而能與仁相洽者故君子而不思事親也君子而思事親吾不謂知人之先于事親而要之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也臣言尊賢為大矣而仁資乎義者仁義又資乎禮則知人之必由知天可知也秩序之原天所制也而賢無濫施寧至親有妄加欤章服之榮天所命也而等無或眩豈至殺有或淆欤蓋未有身與禮相悖而能與仁義相符者故君子而不思知人也君子而

（先字又好別得註中又字意）（知人中併入事親好妥）（是補法即是）（倒看法）（僅字又好）（華倒捲收拾）

思知人吾不謂知天之僅足知人而要之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也誠由知天以知人知人以事親而修道以修身尚有不全者哉

何以謂之倒看也修身是箇大本不止一事親便了但修道以仁而仁以親親為大事親又親親之大也有仁必須有義不是知人便了却事親到知天是親與人盡頭固不止為知人而知天然亦只了得箇知字修字工夫正有在故註中兩又當字最宜玩只為一箇修身節節推出又須得如此又須得如此故曰倒看也鈎勒分明斟酌圓穩靡旗亂轍中一軍獨完

思修　龔

思修身不　六句　董俞

聖人勉君以修身、進推之而有其全功焉、蓋君子修身之功、皆從思而出者也、由事親知人以及知天、歷思之而功烏容已乎、若曰、臣言人存政舉之要。而統之于修身。則凡所以修之之功。固君子所必務詳者矣。然皇極之建。不越彝典之惇。人事之宜。皆因天則之協。進稽其序。皆歷歷在一人意中爾。君子之不可不修身、誠見夫責之不容辭、而功之不容緩也、然試問身以內聚順何以克彰衡鑒何以不爽。陟降何以如在。則必有深求之夙夜者。而不徒恃法宮黽勉之文。人試問修以前。何為而廣因心之孝。何為而彰籲俊之典。何為而徹昭事之原。則必有寔體

是逆推語而註中人字之意已寫

諸神明者而大著夫宥密單心之用君子曰吾修身也與哉吾思之而束身圭璧不得不先隆其問寢侍膳之儀矣蓋實見親親之本於仁而非仁無以為浣濯之基也故不可以不事親君子曰吾事親也與哉吾思之而承歡二人不得不預廣其宅俊旁求之用矣蓋寔見尊賢之本於義而非義無以通錫類之德也故不可以不知人若是則可合親與人而揔歸諸身矣君子曰吾知人也與哉吾思之而慎徽登庸不得不首操其維皇陰隲之權矣蓋寔見事親尊賢皆原乎禮而非禮無以符降衷之初也故不可以不知天夫舉所事所知而揔以詳其所修之理則可於齋居斧藻之時自考其治世之大業迨觀夫思之所造而在外

出思字神理駘宕

下語欠精

炤註妥帖

束一句好人中

已併人親矣

天字語死不的

敏轉修身渴解

有目至之數在內有遞深之義此帝王所以端慎修思永之極哉抑合天事人事而揔以毖其一身之全則可於皇躬追琢之日歷遡其治心之大原迨觀夫修之既盡而始未嘗不見其分終未嘗不見其合此聖賢所以隆窮理盡性之學哉君子修身惟先圖其要可矣

歸結知字是此節微旨

此是合仁義禮智以修身不可不是重上語不是注下語故朱子謂此節要倒看而得力却在知天蓋仁義禮之義多在上文此只揔結箇貫合的道理補出智之意于兩知字為下文達德張本也苦無合作喜是文得倒看意而出之以輕揚明敏不落油纏習派

思修　董

思修身不知天

一　出得清楚　陸燦

身有必窮之原、故一思罔不備也、蓋身必本仁以為修而仁又資義而仁義又本禮故修身而上、思之必重思之、且臣論修身必著其修道之仁、蓋著其合舉之仁、〻備衆理以成能著其偏舉之仁、〻引衆理以効用資其合修身盡于仁引其偏修身始於仁凡以求詳于仁以求詳于身何也、仁之所以切于道者為其切于身爾切于身尤切于生身之身而仁即為生身之心是故可以專取仁、〻之心生裁制不必更取義仁之心生節文不必更取禮仁從中出義禮來合修身者所以職思其要仁之所以切于身者為其切于道爾切于道切于道中之人而先切于

○只○向○一○箇仁字看透朱子○剖看之○理○橫○說○陸說都是

○語○有○病○而○理○極○高○如○上○蔡○語○錄○

合道之天是故可以逆取仁〻于道是須裁制不得不受之以義仁於道是需節文不得不受之以禮仁與身近義與禮近修身者所以職思其詳〻焉奈何言修身之資仁〻不著言修身之資事親仁無不著親能生身不能成身思身所以生者即身所以成而匪是事親之仁不舉即修身之道不立言事親之資義〻不著言事親之資知人義無不著人不能為功于吾身而能為功于吾之事親思所以知人者即知所以事親而匪是知人之義不舉即事親之仁不盡言知人之本禮〻不著言知人之本知天禮無不著天能生人因生親乃生身則禮能生義生仁以生身思所以知天者即知所以知人以事親而匪是知天之禮不

即上文之義換上文字眼可知有道理在

清不可不語脉而妙在縮重上截

用反側不用正詰還

得註中兩又字意

奇句

舉即知人事親之仁義不盡而修身之道不全然則修身者遂有事于知天而可乎取天以治身而身不受為夫天之與身遠也仁則近取諸身而無所辭可以辭矣臨之以生身之人而無所辭無辭於仁先無辭于義然後知身在天之中也然則修身者專有事于事親而已乎奉吾親以治吾身而身不受為夫親之與身二也仁則聯屬于中而無所間或有間矣匡之以知人之人而無所間無間于義并無間于禮然後知天在身之中也當是時可與語道德之故矣

奇狀

直是說得徹

兩節總完得修道以仁一句上節從仁字中推出道理如此〻節從修字中推出工夫當如此其實止一派說話惟道理節〻生來故工

夫須層層完備。必如此方完得箇仁字。故曰此節倒看。統言只一仁。分而為二。則為仁義。再分而為四。則有仁義禮智。其中有對待。有相生。有附麗。而合之原只一箇仁。義禮智皆仁也。明此則註中兩又當意躍然矣。

思修　陸

好學近乎　二句　崔掄奇

欲全知仁之德、亦務其克近者而已、甚矣知與仁未可遽幾、而好學力行可勉圖也、君亦盡近者是務哉、嘗謂、人主典學茂行、克盡乎在我之寔、而後庶務旁貽、彝紀攸叙也、所患馳情聰悟、而遜敏之功反疎、托言渾成、而淬厲之意以失、是顧慮雖奢、而大道卒鮮獲耳、如達德有三、先知與仁矣、顧帝王之知、與俗學異、俗學矜察識之勞、而帝王務以淵通為哲、則非博洛於人、與書無以斷古今治亂之數、矧資非天亶寧能廢稽古而企昭融、抑帝王之仁、與儒生異、儒生市慈惠之略、而帝王務以洽被為功、則非實驗於身、與世無以盡萬物一體之誠、矧質遜自然、寧

先振學行　折出近字來絲

能躐純修而辭勗勉大槩不離好學力行近是惟天錫知者往聽歟余一人其尚在蠢冥也匡以五典而明以六訓自是而瞿瞿焉於學矣天下未嘗無疑事而多為昔人之所已經天下未嘗無疑理而多為前人之所已晰自用則惘而師古則覺久之頌我后之聰明焉蓋初於學也瞿瞿然中於學也遼遼然終於學也浩乎其有得爾中心安仁者古聖歟余一人其未免疚德也廸以倫物而進以懋勤自是而勉勉焉於行矣君臣父子之大盡其道多周詳篤摯之情內外長幼之序篤其誼多委曲浹洽之義疎略則滋刻薄而重厚則生慈愛久之流無疆之德惠焉蓋始之於行作而致之既之於行順而履之終之於行油然其生心

（槐近字風調古逸）（寔做學行之所以近）（近字中更有次第妙而用筆又極高古秀逸）

爾先王神聖其知仁類非尋常之可幾而不能不黽勉以廸德設之書矇瞍所以為啓心之藉也勒之刀劍戶牖所以為純氣之守也既服諸古而復驗諸身名理已有集懷之樂後人效法其學行皆式往代之成憲而不能不勤苦以有獲絕嗜慕而親典訓所以清明在躬也却私欲而敦庸行所以道濟不匱也先民是程而大猷是經服習已有同歸之美君欲全知仁之德可不於所近者從事哉

（又槐近字）（典雅不浮）

瞻麗之文每不耐久者中無有也以實義為體以古調為用斯光采嘗新矣○質未及乎達德近之所繇名也學行與知仁相關近之所以然也好與力深一步則知仁亦親一步近之功效次第也文能一

一通達

好學　崔

知斯三者　三句　陳明新

結三近於修身、得之一知而已、蓋身不修、不可也、不知所以修、莫修也此夫子言三近而結之修身乎、若曰、臣言政而歸之修身、詳哉其言之矣、然君有身而不之修者不能也、有其術而未能者不知也、故言修者可詳言之以取其術、亦可直斷之以定所由也已、試由三近而思之、夫身之所以不修者、非不知乎不仁乎不勇乎、不仁不知不勇而欲身之修也難矣、然則三近非所以知所以仁所以勇乎、所以知所以仁所以勇而所以修也明矣、特患人主不知耳、知則于此道有真識矣、天下惟識之不真者、或遲迴而去之、苟知〻之果所以修身也、仁之果所以修

不能是緊貼三近來故剔知字宗親切不同知能套對了

一挑了然化工之筆

所以二字躍出

知字直起

身也勇之果所以修身也則必不從事于知仁勇之外矣不從事于知仁勇之外而身修已知則于此道有深見矣天下惟見之未深者或初終而易之苟知學之果所以使其身知也行之果所以使其身仁也恥之果所以使其身勇也則必不從事三者于身之外矣夫不從事三者于身之外而得所以修已一則不迷于所趨也人主苟思有為未有不求其身如古人者乃祖宗之法繁浩而難紀安所得從入之途乎知之而後從入之途決矣祖宗雖遠已有其道之可循一則不昧于所從也人主苟思有為左右必有進而告之者然進言之術多端而殊用安所定其從入之要乎知之而後從入之要定矣進言雖多第守吾說之不易甚矣知之宜亟也

只用淺深反覆之法令所以飛舞行間題之神理盡出

聽言二義正是知字中大綱

法祖

三者修身都在上文本位只兩知字與所以耳純用上文轉側反覆却正是知與所以之神不曾複疊上文一步而股法淺深意境變幻令人應接不窮此是白描中最高手渾身是筋骨不可以皮毛仿之也

知斯　陳

知所以治　家矣　　程文

聖人廸君知治、故即人而究言之也、蓋人之在天下、與其在國家無以異、惟治則俱治、為人君者可不知之乎、且天下事可以一治無不治者。要必以清明之躬。為作孚之本。進而推焉。覺彼此之無殊情。更進而推焉。覺中外之有偕應矣。試由治人進觀之、方進修之始。止見身而不見人。（惟開淨好）天下國家又其遠焉者也。然道有順而推之者。明察所及。自晰經方致遠之略。及既修之後。則見人而無非見身。天下國家皆非外焉者也。（倒縮淨好）道有靜而獲之者。亶聰所至。自有輯寧方夏之規。知所以治人、而所以治天下國家、有不俱知者乎、天下國家。惟是理之不可易也。若任法不

任理人即勉然率之而未必昭然服之是治也非所以治不知者且曰（跌所以醒眾）人不難治也而知者則曰否人不難治而所以治人者為難惟盡其所（看他轉〻折〻中藏手法雖易之意亦舊）以難起視海隅自無抗而不遵之區矣天下國家惟是情之不容強也使考勢不考情君即有統馭之權而未必有盡一之寔是治也非所以治不知者且曰人不易治也而知者則曰否人不易治而所以治人者（只在治人上盤旋）自易惟盡其所以易環視畿甸將無感而不通之宇矣蓋識其治之所（併入知字微）由始而知三者為人兼有之事即人為三者並立之身治一身以治萬（納三者手眼俱老到）身無非宥密以內之圖識其治之所由終而知人與我共範於三者之中我與人更深于三者之內治萬身以驗一身俱非精微以外之事皇建有極得其一可以兼理服物有原非其顯何以考徵公亦於知加之意乎

根在上文原一氣滾下脫離不得而題面必須截斷方不混全節看他割住法突起法倒縮法歸併法極盡離合之巧

知所　程文

凡為天下　一節　徐乾學

備言九經之目、而政無弗舉矣、夫政不可不要其全也、由修身遞推之、于天下國家之事、無不悉舉、故至今思文武耳、且臣言人存政舉、而先王以人立政、相傳為不易之規者、固有成憲之可稽焉、論刻厲之衷、似所操者約、而觀章施之實、斯所及者弘、前徽具在、所貴法祖者加之意也、

知修身而推至于治天下國家者、夫亦治之以經耳、治及于一事、而不及于萬事、不可以為經、經字闡發昌明不誤作經文字義則其無外者也、以宮廷之綱紀而天下咸奉為無私、非有規于至大者乎、治垂于一時、而不垂于百世、不可以為經、經則其不易者也、以祖宗之經營而後代亦因以寡過、豈非施于可

久者乎。蓋有九經焉。此九經者。修意不修文。而上下各有其區畫。議法亦議道。而遠近各立其規模。凡為天下國家者不可不詳也。夫宰（重提）天下國家之上者。莫重乎身。是羣倫之準。萬化之原也。謂修身即所以治人。省躬有誠民之理。天下國家之治。不過修身而止。謂修身始可以治人。飭度興考憲之思。天下國家之待治者。又率自修身而推。而經之次于修身者。一在尊賢。〻挺挺生。非我之重為賓師者乎。是爵祿之所不能榮也。如之何不尊。次于尊賢者。一在親〻。宗子維城。非我之資其夾輔者乎。是疎逖之所不能間也。如之何弗親。有大臣焉。論道分職。公孤卿尹。皆我所當加禮者。則以敬大臣次之。有羣臣焉。量能受事。綴衣虎賁。亦我所當深恤者。則以體羣臣次之。分田畫井者庶民。分羅至賤而誼則相關。子之母咈其欲也。通工易事者百工。不一其技。亦不一其趨。來之俾知嚮往也。遠人為天子之賓旅。當略勢而言恩。于是有柔之〻經。諸侯為天子之屏藩。貴樹恩而集勢。于是有懷之〻經。若是者。以身為天下國家之本。操修不容不密。以賢親為我身之輔。恩禮不可不隆。由家以及朝廷。而宮府宜通。堂簾宜肅也。由朝廷以及國。而懷保當周。封殖當戒也。由國以及天下。而恩與威兼盡。權與法交伸也。君人者。亦惟是舉九經而次第布之。其成效不且可見乎哉。

典贍是易。典確則難。往見他文。做尊賢誤用大臣語。大臣又用羣臣

語。庶民百工遠人諸侯語。隨手填湊。無他。只緣空疎寬泛耳。若語語有來歷。不混借。自然高華典貴。

凡為　徐

凡為天下　一節　錢世熹

政舉於經。其目可先列也。蓋政。通身世以為量者也。自修身以至懷諸侯。何一非經之空舉者哉。告哀公曰。臣言文武之政。非以其為一代之徽猷實以其為萬世之良法也。蓋政有可易者。義取乎變通。有不可易者。義存乎紹述。其要固非一端。而其目亦非博設。惟得其大者而從事焉斯已矣。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知之必將為之。而為之豈無道哉。圖治者不可不全。則必有視天下如國。視國如家者。以昭宏備之模。出治者不可無序。則必有由家及國。由國及天下者。以著推行之利。是蓋有九經焉。不獨文有之。武有之。凡為天下國家者皆有之也。而其目一則曰

○從○政○出○

○經○骨○度○端○練○

○反○覆○說○來○中○有○至○道○

修身蓋人主合天下以為身則整施不可不廣而以一身統天下則懋建不可不先經故首及之也一次曰尊賢謂其輔吾身也次曰親親謂其近吾身也不尊則閒仰侮之端不親則啓寡恩之漸經故次及之也一次曰敬大臣謂其為身之股肱也次曰體羣臣謂其為身之臂指也或疑生於權重而裁抑有加或情隔於位卑而悃忱未洽經之所不敢出也次曰子庶民謂其託命於身也次曰來百工謂其利用于身也或以兆姓為賤愚而痌瘝罔切或視藐事為微末而緩輯無聞亦經之所不敢出也一次曰柔遠人謂其待澤吾身也次曰懷諸侯謂其禀令吾身也或因疆域之攸分而忘情羈旅或恐庶邦之携貳而議弱強藩又經之所不敢出也一天子以此為天下則王道溥于無外而必本深宮為敷錫之原諸侯以此為其國則主術立于無偏而已與薄海有無通之量而人存政舉于是可徵矣

以身字為線索亦是恒有難其九句中皆有實義飈舉而又不侵陵下步耳其法只是書家托背面也

正當堅老不入旁門不墮陰界定推此他

凡為　錢世熹

凡為天下　節　孫春蓉

詳為治之目於經舉之固存乎其人矣蓋經之目雖有九然非虛列九者之名而遂可以為天下國家也舉之不在其人乎述以進君若曰人主撫有祖宗之成業而欲綱紀庶務綜攬治略其道法蓋昭然明備矣然而有為之主天資既已明敏一二輔亮之臣進說于君必以為道貴通變事在宜今法先王之治者師其大意之所存而已其節目繁委之數不必屑屑相拘也不知其非然也以臣言之聖人立天下之大法其由內及外由近及遠者皆原本學問之功而非雜以智術刑名之數王者經天地之大業有一人必治以一法勅一事必本以一理者又皆詒

浩浩落落虛寫大意極其天矯絕似介甫子瞻上仲宗書

翼子孫之計而非僅為苟且旦夕之謀是故文武之政皆其為天下國家者也豈必僅為文武當日之天下國家亦為凡為天下國家者也其為之者不有九經乎以九者之目屬于為政者一人之渺躬則繁矣然（骨）而以宮府朝野之數相稽則聖人預知吾之經極天下之至賾而不可厭以九者之目列于天下國家紛紜之衆區則又略矣然而以君臣上下之心相攷則聖人又知吾之經舉天下之至要而不可遺臣為條其目則曰修身也夫身之不可不修臣已略言之矣而九經之首重者固不外是也豈當日之止緝熙而迪敬義者必由是道歟抑後人之昭義問而念祖德者亦不可不由是道歟次則曰尊賢也親親也賢身之輔

（力清蒼快健是老泉得意處）（說成造作）（語氣似九經是成文而此為推論矣）

也親身之本也乃賢次於身而親次于賢者意即臣事親不可不知人之說歟次曰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大臣身之貳也羣臣身之支也乃敬則尊而體則親矣其亦猶臣尊賢之等之說歟次曰子庶民也來百工也庶民之係于天下國家厥惟其本矣百工則民之餘也而民至此乃及工人總民而及者由親親而後仁民子則親之推也由農時而後及冬官工人民之推也次曰柔遠人也終之曰懷諸侯也遠人之昭君德厥維其廣矣諸侯則與分治天下國家者也然經以是終焉者內治修而後及外且兄弟甥舅之國亦親賢之列而皇華賓客之使亦敬體之遺也蓋其見之經者如此由是思之先王之建是經也非僅飾太平之具

（收激大意開合極）

大非熟于漢唐宋大家文字者不能道

也將使後世英主可以神明吾意而中才亦可循是而寡過蓋是皆達道達德之理流布于千百年之上下爾後人之舉是經也非僅以彰率祖之名也乃賢智既已狹小前人之制而守文之主又徒存文具而無精意以相取夫豈識人存政舉之功盡備于皇極綱紀之內哉君欲行之蓋有其效與事在矣

朱子謂李盱江文字皆從大處起議論蘇眉山家皆從小處起議論此指發端言耳惟大小具備斯縱橫莫當若有小無大則叙次雖極錯落終屬小家有大無小則平點必忽略無味矣○前輩論文謂神理亘古常新字句脫口成故今以枯管枵腹襲取套詞若村學童描硃老弋陽度曲淺陋雷同今人恒忘若能發揮名理而以古文氣骨行之神奇臧沒莫知端倪今靡靡者欲襲而不可襲豈非絕代一快哉

凡為天下　一節　陸龍其

聖人告君以為政之經列其目而可勉矣夫九經皆定于文武政莫詳于此也悉舉其目而有天下國家者可不知務乎夫子以為政之定于文武者非徒一代之成法而古今之治道莫能易焉故行于當時則為政而傳于後世則為經其本在身而其用達乎天下國家方策所布固昭然也達道達德臣既為修身備言之矣則請進而詳其經焉蓋凡為天下國家其教令所施因時而易者固不可執一成之法而不知變而綱紀所在不因時而易者則不可無一定之經以立其則文武蓋慮之深矣故熟察乎天下國家所不容斁者而定之為經因詳審乎天下國

此便是經字義

如此說則

九經坐然文武所定矣

家所不容略者而列之為九謂夫經之本必在乎身也則首列其目曰修身以立乎天下國家之上而觀瞻者恒于斯則修必處乎天下國家之先而強勉者恒于斯而賢者身所由修也則尊之要焉未有好修之主而不藉乎師保之尊嚴者也親者家所由齊也則親之要焉未有立政之朝而不講于九族之敦睦者也至于大臣羣臣則立乎朝廷之上而內之為一國之倡外之為天下之望者也敬焉體焉而所謂正身以正朝廷者在是矣庶民百工則又處乎一國而天下之視聽係焉者也子焉來焉而所謂正百官以正萬民者在是矣遠人諸侯則又散于天下而關之安危係焉者也柔焉懷焉而所謂正萬民以正四方者在是矣自其始乎身者言之則遠近之儀刑視乎一人之勤怠而修之固不可不嚴自其達乎天下國家者言之則內外之綱維亦視乎一人之張弛而行之俱不可不力以此施之一時則一時之政由此舉經之所以為可久以此施之百世則百世之政由此舉經之所以為可久君何不勉焉

前後正講九經之目中點九段處依藍田之說立柱還他九經之序分貼處針線極細却不露目序等一字絕非近日于自己口中吟唱惡習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也

體格脉縫之精密猶是時文作所能看其下語字字落儒者窠槽如

江都武侯宣公論事。便有理學氣象。須曾實下講究來。非熟爛本頭之所有也。

凡為　陸

凡為天下　一節　康體謙

盡人而盡道焉。為治之經備矣。夫九者皆人。而處之各有其至當也。道在是。經在是哉。且自大君而下。皆有天下國家之事。即皆為天下國家之人。必有道以處之。所謂經也。夫經也而獨文武有之也哉。無前聖後王不可廢也。無開國守成不可易也。酌而思之有其宜也。引而致之有其次也。因心而推有其情也。憑勢而裁有其義也。身者政之本也。賢者身之輔也。親者身之異體而同情者也。大臣政之首。羣臣其股肱。庶民者政之歸也。百工利吾民。遠人即吾人。諸侯其分吾民而理之者也。自己而人有本末無損益也。自上而下有分義無異同也。由中而外有等

連用五句　一氣直下却每句各有精意　直落妙　句法　古峭從而銘詩來耶　入用疊句收拾

庚戌　星峯觀各

殺無典革也顧其名不可不思其實也修其序不可不省其故也而其效可言矣而其事亦可舉矣

短文能手多用曲此偏用直多用單句此偏用疊句多用玲瓏簡貴此偏用縱橫排奡所云芥納須彌稊藏巨海極短文之奇變矣○短文講大意必撇過本文若挨講本文則不及大議論此篇前後議論雄放以發大意中幅以古筆點次本文而仍不滿三百言可知俗所謂短文原非法嚴只坐才窘耳

重巒複巘直以大氣舉之胸中若有一點要短之意即不能奇橫至此

凡為天下　節　厲士貞

體國有經詳言之而舉其要焉夫九經者為治之要圖也不詳舉之亦何以知體國之道乎意謂自古為治者朝廷尊則宮府攸肅君志理則百度維熙是以皇極之昭（卓然）先己以及人而錫福之原由內以達外故下之冀望乎上者恒有無己之思而上之撫綏乎下者務周各盡之意惟相其恩與意而輕重布之則九經可幾已夫天下之務至大也國家之職至紛也總而理之不綦隆哉故不尚法而貴經法者治一時而易窮（剔洗駁快）經則治百世而無弊蓋精意存乎其間矣亦不恃多令而重九經多令者僅雕飾之繁文九經者實不刊之定典則體用緯乎其內矣夫君人

而有天下國家之責。一身至不輕也。賢才輔之。而本支庇之。內而公卿百姓沐其榮外而商賈屏藩瞻其德。以勢言焉。則勢之所維者大。以權言焉。則權之所統者尊。奈何不汲汲于九經耶。九經維何。一曰修身。蓋身者大小臣民之所待命而修身者。上下軍國之所人安。得不亟勉以是為要圖哉。然身之淑慝莫可考也。于賢曷敢褒焉。則尊之者其急。身之本宗勿可替也。于親曷敢忘焉。則親之者其急。至大臣者。身之腹心。而羣臣者。身之股肱。敬而體之。宜加詳。庶民者。身之邦本所憑。而百工者。身之利用所藉。于而來之宜曲至。遠人者。作賓王家。咸仰一身之光。諸侯者。為憲百辟。乃瞻一身之極。或柔或懷。亦何能自已耶。茲九經之略若此。論經之目。則一事盡一事之心。一人當一人之分。居身而外不以賢才而遺宗族。不以宗族而慢臣民。不以臣民而輕商旅。不以商旅而忘侯甸。此人勢之所必趨。而毋敢輕重其情者也。九經者。所以守輕重之勢而使平。論經之序。則一人而兼萬人之職。一事而深百事之思。君身而下。必能有賢才而後可以保宗族。必能有宗族而後可以睦臣民。必能有臣民而後可以通商旅。必能有商旅而後可以安侯甸。此又權之所必藉而務宜先後其意者也。九經者。所以酌先後之權而允當進此求之。其效章章可言矣。

大匠佗室。就壁畫圖。而梁棟椽楹。楣栭扂楔。無不備具。顧其間先後

次第更一毫紊序不得由是倣而為之雖建阿房柏梁可以不失尺寸矣九經是夫子絕好一幅畫壁圖也自有宇宙以來合下便須如此非可以私意增損措置于其間所以不謂之九政而謂之九經不然則是匡時救弊僅與王文中太平十策等觀耳此文末幅夾發二意已具許大本領安得不四座皆驚

凡為　厲

凡為天下　節　張結綠

政貴圖其全九經之目可考也蓋九經皆政也由修身歷數之經全政斯全矣夫子論政至此以為政不先其獨重則泛而無所統而政不求其大備則偏而無所成此非臆說也古先王創制顯庸恒取數百代之治人治法而預為之謀是以述其名皆不易之典詳其序皆達順之謨也如為政必在修身豈一修身而遂無餘事乎夫政在一時者謂之政而政在萬世者謂之經使創業與守成有異政其政不可以久惟合朝廷百官以及萬民前此如是後此亦如是有為之君不必增中材之主亦不得減也使開代與繼起有殊政其政不可以常惟由一世二世以

提經字老當

英思遐發如風之制雲泉之出峽

至百世如是則得不如是則失神明其意可以致治恪守其法亦不難保治也蓋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云九經維何曰修身也是知君身為萬化之原修身而身之外乃可徐理也曰尊賢也親親也是知仁義為君德之大尊賢親親而尊親之意乃可漸推也一在敬大臣也一在體羣臣也大臣羣臣不以尊賢統之者經固重德兼重才也端揆之任告于天祖庶司之職稱曰股肱敬之體之不得謂委贄以後遂無待于各隆其誼一在子庶民也一在來百工也庶民百工列之大小臣之後者經固治貴兼治賤也父母之稱責于民牧者工之事掌之冬官子之來之不得謂居尊而馭遂無庸于各盡其心若夫遠人猶吾民也輦轂之

下利用休養豈至遠人而獨以漠然視之乎則柔遠人又為一經若夫諸侯猶吾臣也堂廉之上誼同休戚豈至諸侯而獨以度外置之乎則懷諸侯又為一經九經之目如此凡為天下國家者創之則為祖宗之成憲述之則為子孫之良規藏之則為前人之舊章行之則為新朝之盛事公欲舉政尚其由修身以圖其全乎

文有疏越硬辣之氣然此數字者昔賢之所貴而時人之相戒以為不可近者也如何如何

凡為　張

凡為天下　一節　王曰曾

政以不易而為經。聖人備陳其目焉。蓋自有天下國家。而九經統是矣。方策具在。其目不可攷乎。夫子以政告君。既詳修身以著人存之理。而即言治天下國家以明政舉之實。故取其政而深論之。若曰。聖人創制顯庸。一代奉行之謂政。萬世不易之謂經。經者。固文武所設以為天下國家者也。而要非獨文武有也。凡為天下國家皆有之。不立之經。無以持天下國家之變。不極之九經。無以盡為天下國家之功。九經維何。首曰修身。身者。政之本也。家視此身。國視此身。天下亦視此身。文之緝熙。武之敬義。豈非以修身切與。次曰尊賢。家有賢焉。國有賢焉。天下有賢

每段帶天下國家

帶文武

無義無人理會

馬周政所資之以弘啓沃者文武詔師無北面始謂世矣次曰覩二家
文武合
有覩馬國有覩馬天下有覩馬周政所倚之以茂本支者文武大封先
文武分
同姓職是故矣偕我立政以共治天下國家者非大臣歟文藉迪彝于
股法變換天下國家合
四友文武崇論道于三公欽之至也故一在欽大臣從我行政以分治天
下國家者非羣臣歟文禪克知于庶職武詳率迪于周官體之至也故
股法人変換天下國家分
一在體羣臣文武所以化家為國化國為天下者庶民其邦本耳詩歌
孔邇書言保赤亦云子也故子庶民為一經文武所以致天下之利權
人小変換
國家之通者百工亦有濟耳考工之虎材冬官之備物亦云來也故來
股法人変換
百工為一經至于遠人則家于天下而環集我國家者也經曰柔遠人

觀于文武之世重譯來賓而居其內者又可知矣若夫諸侯則各有國
家而共成其天下者也經曰懷諸侯觀于文武之世萬邦作孚而處其
樹義王大出手者傑
下者又可知矣九經倫王事之隆開創以之守文亦以之自修身而下
或近于家或近于國或近于天下而合以驗規模之弘遠九經極聖化
之醇欽治以之救弊亦以之自懷諸侯而上或始于家或次于國或大
于天下而揔以俟子孫之神明方策具在可考也
此節作九大比較他處為難他處逐句可以寔疏精義此節但列名
目其事其效俱在文轉換綱戾若宮衔虛文縱股法變化亦平薄
無味故此借天下國家借文武借政字錯綜于各比中令人目眩而

難辨。深入而忘歸。然使數者印板裝煞。亦看易破而讀易厭矣。又用變換之法。或前或後。或合或分。或有或無。出沒不測。即點題亦不一法。此正其善做九比處。不得以死格子法議之。然此尚言其股法也。須得他法之所起。都從義理生來。不是綴花插葉。

凡為　王

凡為天下　一節　錢正振

舉九經而先列其目。可知政舉之概矣。蓋九經即政也。凡為天下國家皆有之。不詳其目。何以見政之釐然具舉哉。告君若曰。臣言人存政舉。人存之說。臣既畢陳于前。抑思政必何如而後舉哉。蓋為政在人。舉之則自有其原。而以人立政。舉之則必待其大。臣請得為君正告之可乎。

以前是人存此下是政舉分入老確

重修身句

夫知所以治天下國家固已。試思治之者為之也。為之則治。不為則不治。夫固有所以為之者。為上下親練之所不能外。知所以治之者。即知所以為之也。知所以為之則治。不知所以為之則不治。夫固有知所以為之者。為內外遠近之所不能殊。今尊其名則曰經。而約其目則有九。

從治字出為字

（始首句分局整然而此比尤從來所未發）

九者惟何以經之見于家者言之有身焉有賢焉有親焉身所以齊家而賢與親所謂克定厥家者也吾觀文武當日金玉在躬師保在列諸（只此點染古雅入不）（犯下）姬同姓几席在讌問何以為經于家者則有修身尊賢親親之經在以經之見于國者言之有大臣焉有羣臣焉有庶民焉大臣羣臣所以理國庶民所謂克生王國者也吾觀文武當日冢宰可建庶僚可設江漢豐岐德澤可加問何以為經于國者則有敬大臣體羣臣子庶民之經在以經之見于天下者言之有百工焉有遠人焉有諸侯焉百工遠人所以利用天下而諸侯所以藩屏天下者也吾觀文武當日冬官有書職方有書巡方肆覲莫不有書問何以為經于天下者則有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之經在徒視為方策之具文已哉

或疑依呂氏說則修身宜作一段家一段朝廷一段國一段天下一段今作三段既不合而修身為九經之本安放在家內更不合不知呂氏是推九經之序此文不及此意只說九經之目依首句天下國家四字分局初不用呂氏義也看下文信友順親誠身貼在下佳說起則修身安放家字內固正義非強造也

凡為　錢

敬大臣也　三句　　笠重光

由臣以及民而朝野之經立矣夫民為邦本而與之共理者則臣也敬之體之子之經固有循其序而相及者哉且天生民而立之君固不可以獨為治也天子以其事分諸左右宰執以其事委諸庶寮則貴賤有相及之勢矣貴者使知其所以為貴而賤者使忘其所以為賤於是宮府之體一而勢可徐理也故身與賢親而外一在敬大臣矣居啓沃之地則主德賴以贊襄揔幾務之成則吏績由之要會是我文武當日之所改容而禮者也或以權重而疑生則小臣得以參其說或以功高而謗起則美業不克究其終所貴降至尊之威以歌一德矣惟敬之而弗

似只重上二句講矣

此句便侵下

索性反下作論亦是一法然而侵矣

敢與天子爭權者反得以爭一日之禮不知自六相四輔以來何以遂相傳為不易之經也則凡為天下國家者宜敬大臣一在體羣臣矣任兵刑之寄則軍國用以分猷躬坰牧之司則民情由之上達是我文武當日所股肱以托之者也或以位卑而蘄澤則堂高無以達其誠或以勢遠而吝恩則力微無以盡其學所貴乎念天工之代以誦灼知矣惟體之而弗敢與公孤同禮者皆得以同一日之恩不知自惟百惟倍以來何以遂相奉為不易之經也則凡為天下國家者宜體羣臣一在子庶民矣愚氓不能自為謀則食息皆給之天子幕府不能相為賜則耕鑿必貽之朝廷是我文武當日所顧復以親之者也或以深宮養天子之容則壅蔽成亂本或以晏樂忘匹夫之歎則封殖失民依所貴乎通清問之誠以示家人之誼矣惟子之而弗敢與卿士分榮者咸得以分百年之澤不知自巢居燧食以來何以遂相定為不易之經也則凡為天下國家者宜子庶民

竟以反炤起下是慶曆後小題作法然畢竟是陵下不如避下也喜其論鋒英爽足以開萎苶之胸襟○經字惟此文認得不錯

敬大　笪

敬大臣也　三句　李臨

政由臣以及民、經為竝列之也、夫輔政者臣、而民則政所被也、敬之體之子之、經於是乎得治要矣、告公若曰、九經自修身而外、其下則尊賢親親以相及也、故不外親賢而命之官則兼得夫王心之輕重矣、亦即此養賢而及之民而可辨夫王仁之誠偽矣、其一在大臣、古者惠疇亮采、權揔百官、坐經方國、事先冢宰、一人端拱而三公左右以匡焉、大臣所為昉也、故以為重德而拜則德重而任重、天子改容而禮矣、以為勳高而叙則勳高而望高、王國稱老而弗名矣、其謂天子神明耇老何功焉、而容以體貌之欽承、漸啓間疎之隙者、豈方策周左召右之意歟、而

如此粘上序推理體兼妙

疏義家達不溢不奪

亦似經為文典

經則著之曰敬也其一在羣臣古者天工時亮二十有二人吉士王多三百六十屬一人穆清百官拮据以效焉羣臣所為設也故以為先後而詔之內則夙夜以聽比其誼于心膂矣以為奔走而諮之外則萬里之遐達其誠于喉舌矣其謂天子尊嚴小臣何愛焉而督以名器之黜陟益峻堂廉之隔者豈方策菁莪棫樸之休歟而經則著之曰體也其一在庶民輦轂而觀政者若而人畎畝而隸籍者若而人一王建極億萬與歌而誦焉庶民之所事也故以為匹夫愚賤而邦本攸隆帝且於焉求莫矣赤子何知而痌瘝相屬聖且為之求寧矣其謂天子樂愷小民何為焉而治以方州之末吏罔聞父母之吟者豈方策惠鮮養恬之旨歟而經則又著之曰子也內以輯其一德一心之輔外以聯其后我仇我之思經之大本立矣其次則又體臣子民以相及也

去亦有情

題似冠冕受做而極不受做以有下二節在侵奪不得另添道理不得舍此而求如法但有沒意思空腔撮弄耳是篇直作三大比春容典則有義疏而無觸犯可釋此憾

敬大　李

敬大臣也　三句　黃羲時

經言馭臣民者、各予以所應得焉、蓋不敬不體、非吾臣也、不子、非吾民也、敬之體之子之、經不可舉哉、九經謂夫、天下國家之大。非一人能獨理也。必與天下國家之人公治之。故思服英智之人。而又謀安愚賤之人。循分竭情。而無所闕失。此哲惠所由上符乎古后也。經舉修身而次尊賢親親矣。由尊之義以析舉之。則必及乎臣。由親之仁以析舉之。則必及乎民。而執簡御煩之理。於此可見焉。公卿德升而大夫才簡。優百僚者所以崇五位。數世觀德而萬夫觀政。從百姓者所以毗一人。願臣而別之為大。別之為羣者。作朕心膂汝欽。作朕耳目汝諧也。民而統之

古光異采

以庶者處則或溼或山。情則如箕如畢也。其在昔時公孤坐論而不名庶尹有常而彰吉羣黎食田飲井而不知力之誰何則天子夙夜之恭勤亶盡於臣若民之數而朝賡桑扈而野息澤鴻其在近代鼎鉉不加崇贊御不知恤小人幹止未寧而未擇所爰息則興主敏皇之慮力宣周乎臣若民之隱而上無叢脞而下無痼瘝故大臣不可不敬也師臣者帝賓臣者王文之至寔之盡矣則有所稱敬之者羣臣不可不體也予欲宣力而代之宣予欲賦功而代之賦身效于心不是過矣忍疇視與則有所稱體之者庶民不可不子也有欲上陳有情上籲愚夫匹婦於我乎父母者也揣其隱無不深循其私無不摯也則有所稱子之者

二比俯仰古今波潤橫潤是其養句出奇處

仍還三句本位只輕

近以避下

經言煌煌不可存人以舉欤

以平演之無味也而故作波濤以亂之却不犯添出別傳之弊又是巧於躲閃一法躲閃得妙即成奇矣

敬大　黃

敬大臣也　三句　周季琬

觀經之及於臣民者、亦由尊親之意而推之也、蓋政者、固與大小臣共為之而及乎民者也、而敬之體之子之、又何其晰言之而各當乎意謂、凡為天下國家者必加意于斯民待澤之人而復承乎上天立君之意、則朝野之間俱可通以志氣之微焉、蓋亮采瑞藉乎臣隣而綏猷即所以人衆則自上達下者貴有其善經矣、臣言取人以身而經言已及之、言義而以尊賢為大、言仁而以親親為大、經言又已及之、疑無復可更舉者而實未盡也、於是乎有本乎尊賢之意而將之者、有未進乎尊不及乎親而可以修身之意厚之者、有絕乎尊遠乎親而皆可以親親之

風度瑞凝中具博悅之妙此所謂貴也彼以詞為莊冕者賤矣

徐生支節經是誰言耶

總提立經遂成套習

辛強牙鑿聖

言亦決無此瑣屑

意廣推之者所謂本乎尊賢之意而將之者則大臣也分誼已冠乎百寮則社稷之安危非其人莫寄矣皤皤黃髮古所以重端揆之選也即

古無此起下法即論叙成語亦無此體

未詳其敬之者何如與敬之而得其效者又何如而但曰大臣則迓衡弼亮堯舜吾君是大臣既致敬乎君矣而君何可以肆慢加之所謂未進乎尊不及乎親而可以修身之意厚之者則羣臣也爵服甫膺乎一命則大君之色笑未易得而承矣顧此綴衣古所以有知恤之典也即

得第二節

未詳其體之者何如與體之而得其效者又何如而但曰羣臣則奔走禦侮腹心吾君是羣臣既已效體乎君矣而君何不以股肱視之所謂絕乎尊遠乎親而皆可以親親之意廣推之者則庶民也分誼卑濶自不同榮祿之子得見天子而言情問民疾苦古所以有路寢之揖也即未詳其子之者何如與子之而得其效者又何如而但曰庶民則室家婦子待澤吾君是庶民既父母乎君矣而君何不如保赤以求之所以文武之世坐論分猷而師濟盈庭時進吹豳之什小廉大法而穆明交贊可賡樂只之歌此臣民之善經也究而言之臣民之際貴賤殊等故恩必有漸而經言亦有次也夫

結亦妍練與起相稱

三段法自正但起粘上總挈稍可疑耳然按章首言修身尊賢親親而九經亦次第先此三者則知以序而推之說本之註疏原非孟浪粘上正脉未為牽強總挈處虛籠題意而未嘗逆提明露題面則亦

不得為割裂也。總之先輩中亦有濫開時徑者。時徑中亦有不碍先輩者。要視其于題理何如耳。如此起法。固未免有纖鑿之疑。然細勘題理。自可如此。何碍先輩哉。○中段逗下事效二節。此法人所悅效矣。然人有嫌其未詳何如語氣。頗似以一時話分先後者。此亦竿頭進步之見。然細思此節。九經有曰字。則明是成語。即云先列其目。總詳其事效。終是論叙常體。若在夫子自言。則自為註脚。便不可耳。餘

送評

有才思人。偶然游戲弄巧。動一時之觀聽。而後來喜其便利。可以活套。遂開無數俚鄙法門。此在他者視之。亦應憎其末流之弊。不意至此。不可以不罷也。而評者反從而護解之。又可怪已。按九經〻字乃經常之經。非經傳之經也。與五達道三達德同例。皆孔子之言。先自舉成數。而後詳條目。復詳效事。是文法如此。非別有經文而孔子述之也。如謂九經有曰字故云。則達道達德節亦有之。經可曰經言。將道亦可曰道言。德亦可曰德言耶。若謂經有未詳故云。則焉知下二節。亦非經之自有耶。按家語于上節之下。有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為云云。至天下畏之下。又有公曰為之奈何。孔子曰齊明盛服云云。至固執之者也下。又有公曰子之教寡人備矣云云。詳問答語氣。皆孔子之言可知。安得自為註脚哉。即三句粘上文。雖本註

疏。然但可逐句挨遞中貼發。以見序推之意。不宜揔提立柱。以碍語氣。尚有三經在下。亦根尊親來也。況所粘配。入紐揑破碎。與先儒之言不合。大臣羣臣。揔屬尊賢。但有等耳。安有未進乎尊者。修身八經之本。安可因體字獨貼羣臣。皆所不安。即是于題理有病。未可謂之不碍先輩也。此種議論。圓通可喜。最足誤人。然寧可極諛時賢。不可說壞先輩。

敬大臣　周三

修身則道　一節　鄧元之

著九經之效。君其力行之而已。夫圖治未有不期效者也。九經具在。厥效彰彰。君其勗哉。今夫人主以一身臨兆庶之上。遠近親疎。望恩者有人焉。懷報者有人焉。致之非一端也。然我恃其心以往。天下遂挾其願以來。有環至而立應者。君如有意文武之政。試以九經之效。歷為君陳之。夫臣言修身以道矣。因思天下懿美之報有各致。故君王先自治以治人。天下風俗之化有自來。故元后未觀民而觀我。則身之修與不修。正道之立與不立。所由分也。誠能深宮邃穆。而皇建其極矣。道不自此立乎。由是外有賢焉。啓沃所以陳也。有其尊之。君德獲清明之譽矣。由

修身作首領即盡括下○八件得法

○虛○字漸漸開○去斟酌得好

親与賢並有仁義來原在政此二比股頭不共后則兩比共一股頭

是內有親焉維城所以咏也有其親之行葦無踐履之傷矣若夫大臣

皆極斟酌

秉政人主欽為師傅者也誠能敬之坐論經邦宸衷有獨斷矣羣臣分

職人主樂為疏附者也誠能體之感恩思奮朝陛有忠藎矣至若庶民

股法変換

仰澤在上周書厘如保也吾未見子惠元元之朝而薄海有不興孔邇

之咏者百工效技于上周禮重冬官也吾未見綏來技藝之主而朝

野尤有匱乏之歎者遠人慕義疇無樂郊之思以柔道行之將見望關

尹而競趨者衆也諸侯衆建或有攜貳之心以予懷畀之將見修侯度

用文武收拾老到

而作孚者廣也昔文考怙冒西土有以協天下之情雖紀綱畢舉初無

旦夕程效之思迨我寧王式闢四方有以一天下之勢而徵應類從罔

彰明較著之驗九經之效如是公其力行之無怠

如題挨講語語說效不侵陵目事疆界將修身作一頭下八比偶儷

相當輕重有倫整齊合度股法節節變換皆從先民脫化得來所遜

者古人下語較精寔典要耳

修身　鄧

子庶民則　畏之

稽效於國與天下而當思有以感之矣蓋勸者之者在國畏之懷之在天下歷稽之而成效著焉則致此者豈無道乎且王者不辭賤王者人不獨貴故民氣既樂而執藝者赴功合衆賤以成貴也賓至如歸而作屏者起肅合衆貴以益貴也則畢情願忠其休風猶可殫述耳夫百室盈成幾不知吾民之所勤與吾國之所乏及多故而督勤以法周乏以計且百出也而報所督慰所周者則亦寡也深居玄扈幾不識有流而鮮歸之人與翫而動心之人及變生而流懼其離翫憂其叛者且比比也而不使之流不使之翫者則有術也經曰子庶民矣而有不勸者乎

蓋民非逐末而輟業歎息四方將有嘉澤無聞而觀其向背者況乎各有其民者能抑志而貢籍天府是不可不勸也而子之則勸經曰來百工矣而有不足者乎蓋工非力本而陰輸國情四方將有三空是伺而生其進退者況乎各制其財者能輯思而旅寔王庭是不可不足也而來之則足若夫越之客吳吟楚之材晉用出其財其力安在無土不侯而顧帝京而梗化民有譏時政之得失者矣經曰柔之柔斯歸矣而果在歸之者乎抑不在歸之者乎若夫內侯祿也外侯嗣也盛則獻民獻士致其恪衰則為奇為間恣其謀而對天威而隕越民有悼國力之殫絀者矣經曰懷之懷斯畏矣則止求之畏之乎抑不第求之畏之乎天下之大權統於民我后戴而貢山海輻巾車者小大之邦咸拜民歎以朝宗天下之大勢散於侯小心積而萬寶告成焚巢無歸者山澤之[illegible]儼合屏藩以拱極此國與天下之明效有固然者

一時紛紛不是侵犯下節便是空腔科演此獨借互串行其議論覺機杼一新其筆下又淹洽凝鍊絕無纂組之迹

子庶　羅